

WO ZHIDAO SHENME



我知道什么？

圣奥古斯丁

[法] 弗朗西斯·费里埃 著

商务印书馆

我知道什么？

圣奥古斯丁

〔法〕弗朗西斯·费里埃 著

户思社译

商务印书馆

199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奥古斯丁/(法)费里埃著;户思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我知道什么?》丛书)

ISBN 7-100-02259-2

I. 圣… II. ①费… ②户… III. 奥古斯丁, A. (354 ~ 430)-哲学思想 IV. B50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9575 号

我知道什么?

圣奥古斯丁

[法] 弗朗西斯·费里埃 著

户思社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259-2/B·318

1998年12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32

199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85 千

印数 3 000 册

印张 5 1/2

定价:7.50 元

《我知道什么?》丛书

出版说明

世界闻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是法国大学出版社 1941 年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该丛书选题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已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丛书作者都是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故每本书都写得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至今,这套丛书已印行 3000 余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译成 40 多种文字出版。

“我知道什么?”原是 16 世纪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它既说明了知识的永无止境,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一代人渴求知识的愿望。1941 年,法兰西民族正处于危急时期。法国大学出版社以蒙田这句话为丛书名称出版这套书,除了满足当时在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下大学教学与学生读书的需要外,无疑具有普及知识,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振兴法兰西

民族的意义。今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有选择地陆续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也会起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法国大学出版社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原作为数众多,且时间仓促,所选所译均难免不妥之处,个别著作持论偏颇,尚希读者亮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5年5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部分 圣奥古斯丁:生平与论战	4
1、青年时期及所受的教育	6
2、走向皈宗.....	14
3、启迪与决定.....	38
4、奥斯蒂亚的神秘体验.....	48
5、主教的繁重事务.....	59
6、笃信者的教会.....	64
7、贝拉基和贝拉基主义.....	73
第二部分 奥古斯丁学说	90
1、哲学与/或神学	90
2、严格意义上的神学及其影响.....	94
3、政治神学	124
结尾:肖像速写	136
注释.....	139
书目提要.....	162
译后记.....	166

前 言

这本书既不是内容深奥的学术专著,也不是普及性读物。它正好介于两者之间。对象是对奥古斯丁了解甚少的读者。拨开他们心中的疑云,解答他们所感兴趣的问题。不少著名学者致力于这位希波主教作品与生平的推广与普及工作。亨利·马宏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些人则把目光盯在更多的读者身上,撰写的文字颇像小说。可惜这种小说化的文笔却使他们笔下的主人翁面目全非。我们从奥古斯丁的著述和他所支持过的理论论战出发,面对的是那些有一定要求,能把过去的研究与我们的研究进行对照的读者。只有这样,才能使当代人,无论其是否大学教师,了解奥古斯丁的思想体系,至少希望他们能对他的思想有所了解。奥古斯丁的思想推动并丰富了 2000 年的基督教史,而且对未来的岁月产生影响。在为《哲学家辞典》撰写了有关这方面的词条后,我们便有了进一步研究奥古斯丁的想法。

但是,应该坦率地承认,想撰写有关圣奥古斯丁

的文章,就必须反复参考前辈们的研究:库赛勒、马宏,都是这方面出类拔萃的专家;同时也不能不参照安德烈·曼杜斯教授的研究,他那不朽的博士论文《圣奥古斯丁——理智与宽恕的一生》发表于1968年,堪称研究工作不可或缺的工具书。《圣奥古斯丁的一生》由当时还是牛津大学教授的彼得·布朗所著,冉娜·马宏翻译,1967年在巴黎出版。这部专著不仅是我们研究奥古斯丁生平的指南,同时,每当我们对某些结论进行辩解时,该书也因为内容翔实,引用的原文丰富而成为优秀的参考书目。奥古斯丁文库(法文简写成BA)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其中的原文和译文注释及序言,都是由这方面最有成就的专家编写而成。遗憾的是这项巨大工程并未完成,更令人担忧的是,至今还没有人接替这项工作。由于这一缺陷,使我们全面理解奥古斯丁神学及思想体系时深感不便。最后,还应该指出,《1954年奥古斯丁年会汇编》(圣奥古斯丁诞辰1500周年纪念)的三卷本,为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对奥古斯丁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除列出主要书目外,这里还附上给我们帮助最大的论著的出处,并且指出书中引用这些论著的所在:索利尼克教授关于《忏悔录》和有关贝拉基派问题的论述,孔卡儿教授关于多纳图斯教神学的论述。

而且,根据出版社和我们自身研究的要求,凡需

要处,我们都将尽可能引用 CSEL^[1]所出版的圣奥古斯丁的原著。由于该版本并非奥古斯丁全集,必要时我们还将引用莫尔会^[2]出版的拉丁文版本,这个版本许多地方比米涅的版本更为理想。

最后,我们要真诚地感谢索利尼克教授,他非常关注我们的研究,并给我们提出了卓有成效的建议。同时还要感谢封丹纳研究中心对我们的接待以及《奥古斯丁研究》一书的作者弗利埃教授对该课题的热情鼓励。我们对他们每个人都致以崇高的谢意。

请注意:首先,我们要提到奥古斯丁的晚年,进而指出,我们是通过他自传性的作品,或者是他个人经验的结晶才认识他的。同时还要指出,奥古斯丁本人对他的著述曾反复修正。最后则要论述我们对他的著述的理解。

第一部分 圣奥古斯丁： 生平与论战

著述甚丰 公元 428 年的 8 月底。在努米底亚^[3]的地中海沿岸，迦太基^[4]以西罗马人统治的希波城里(今天的安纳巴城)，一位名人将不久于人世。圣奥古斯丁(拉丁语 Augustinus)这位希波大主教轻轻地把自己的灵魂奉还给上帝。在拉丁语国家，他享有极高的声誉，那些虔诚的天主教信徒从经受着汪达尔军队入侵的整个非洲，络绎不绝地来到他的身旁，他们已被那些野蛮的游牧部落掠夺一空，到处追赶。即将谢世的大主教亲眼目睹了这个帝国的毁灭，他花费了毕生精力用笔和语言捍卫这个帝国，40 年来，他坚持不懈地努力，终于使罗马帝国皈依基督。那些野蛮人短短几个月就将这一切席卷一空。然而，灾难过后，在一家奇迹般逃脱劫掠的图书馆的书橱中，留下了一座不同于砖砌石垒的思想的丰碑。奥古斯丁死前几个月，曾口述他对最后一位贝拉基论敌埃克拉农的朱利安的驳复。奥古斯丁利用余空

时间,重新阅读翻看了他一生所撰写的著述。《思想的变迁》(法语的确切译文为 *révision*)^[5] 不但是对自己的评价,也是对他著述的补充。他这样解释道:他想“在唯一的审判人面前,自己评判自己。鉴于自己的错误,他想躲避这位审判人的判决。”(序言,2)年轻时,他受到的都是赞美之词,年老时,人生经验更加丰富,他却感到自己的能力有限。这就是只要可能他就想补充其著述的原因。^[6]

就这样奥古斯丁于公元 430 年 8 月 28 日离开了人世。他的门徒卡拉玛的大主教波斯底欧在已经是一片废墟的希波城中滞留了整整一年。他列出了一份奥古斯丁作品的清单,一直流传至今。清单上标明已经失传的某些书籍,今天仍能见到,而清单上列出存在的书目,却难觅踪迹。那些波斯底欧并未列出的书目在奥古斯丁生前已经流传到欧洲,人们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来到他的书房复制了这些书籍。因此,在古代复制作品便成了出版的唯一办法。在奥古斯丁清点分类的 233 部书籍中,其中的 93 部波斯底欧并没有提到^[7]。奥古斯丁作品在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广泛流传,说明他对中世纪前期基督教文化的影响非常之大。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名人,特别是埃拉斯穆斯,^[8] 在印刷术刚一问世就千方百计地出版他的著述。因此,无论他彷徨犹豫、还是信仰坚

定时的生活与思想才得以流传至今,在古代基督教文化名人中可能还没有人像他这样为我们熟知。“在以后的几百年间”奥古斯丁的著述为教会提供了“其所需要的一切,在动荡的世界中创造出信仰的绿洲”。诚如波斯底欧所说,他使教会逐渐地发展成为规范的正统派宗教。

主教寿终正寝,平静安详,享年 76 岁。尽管处在那样的环境中,他还是把一生奉献给了上帝,自从 387 年接受洗礼皈依基督之后,他整个一生都在按神恩的旨意进行精神活动。接受洗礼那年,他 33 岁。随后的 43 年,他论战、教诲、不懈地斗争,以维护基督教教义。奥古斯丁虽终生为此奋斗,然而并非在年轻时就下定了这样的决心,我们最后所欣赏到的精神胜利仅仅是结局,仅仅是在神恩的帮助下,不断战胜自我和周围环境所取得的最后胜利。

1. 青年时期及所受的教育

公元 354 年,奥古斯丁出生在距海边约 300 公里的塔加斯特(今苏格艾赫拉斯)——距突尼斯不远的高地平原上。塔加斯特是乡村大镇,那里种植橄榄树,奥古斯丁的灯不缺油烧。塔加斯特已被罗马

人统治了 300 多年,是古罗马自治区,奥古斯丁的父亲在那里任职。他的母亲名叫莫尼卡,听起来好像是布匿人的名字,^[9]而她本人仅会说拉丁语,因此,拉丁语便成为奥古斯丁的真正母语。莫尼卡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将自己真诚的信仰传给儿子,奥古斯丁通过最简单的理教礼节——进阶咏之后的圣咏和按手礼——而进入教堂;刚刚步入成年,有一次他患重病时,曾提出要为自己洗礼,但当时家里人感到还是暂缓一时为好,他父亲巴特利西乌斯是异教徒,但莫尼卡在临终前却宣称,奥古斯丁(《忏悔录》第 9 卷,9,22)“最终说服了父亲来信仰你(上帝)”。父亲死时,奥古斯丁已经到了迦太基,并在那里学习。他发现儿子聪明过人,曾对儿子寄予厚望,千方百计地支持并保障儿子的学习。奥古斯丁至少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弟弟叫那未奇乌斯,妹妹后来成为希波城里女修道院的神职人员。尽管如此,在他对自己的童年和成年叙述很多的《忏悔录》中,他也绝口不提自己的弟弟和妹妹。虽然这是个混合型的家庭,但家庭环境统一和谐,巴特利西乌斯尊重妻子的信仰,也不阻拦她让孩子随她去信仰基督。莫尼卡在家庭和周围人中名声很好,这是因为她通晓息事宁人之道。

奥古斯丁是非洲血统,然而却受着罗马文化的

熏陶。自从那些罗马将军在布匿战争⁽¹⁰⁾中得胜之后,这个国家便深受罗马文化的渗透。奥古斯丁用拉丁语思考,用拉丁语写作。他对希腊语知之甚少,也不会说。作为一个只有极少数农民才懂得布匿语的城市的主教,他也学到了几个单词,但布匿语不是他的母语。罗马是他精神和肉体的真正祖国。除了在多纳图斯教信徒那里外,现代人的言谈举止与那时并无二致。这一点我们将会看到,在他出生40年,洗礼10年后撰写的《忏悔录》中,他对两者的这种关系并非漠不关心,奥古斯丁分析了他可怜的童年时期的言谈举止和感情,恋母情节严重,过度放纵自己,醉生梦死,脾气暴躁,他把那种少年时期的自然行为称之为“罪孽”。我们不应该把这一切看成是奥古斯丁的自愿行为,而应该看作他由于原罪而发表的人类天性失衡的言论,皈依后的奥古斯丁知道如何认识自己的言论。要想从中看到其灵魂深处的心理预感尚为时过早。这个在迦太基的乡下一边跑、一边和其堂兄堂弟、小伙伴们追逐飞鸟的小男孩也许根本就没有达到内省的高度,很久以后,他才能够认识到内省。假如童年的回忆准确无误,达到了他可以复原、我们可以想象的地步的话,与其说他是用心理学家的口吻,莫如说是用神学家的口吻讲话,是在向他获取一切恩典的上帝致敬。我们还会

看到那有名的“偷梨”事件。那时,孩子的眼睛盯住了那个正处在物质和财富极大丰富的鼎盛时期的非洲世界;人们根本没有料到他们面临的灭顶之灾。逐渐罗马化的非洲正在为自己的孩子寻求受教育的机会,以便当他们天资聪颖的孩子们渴望谋取国家高级职务时,他们所受的教育能够允许他们进入这个阶层。基于这个目的,高雅的文学教育,便显得十分重要。

巴特利西乌斯也替儿子幻想着这一切。虽然他家境相对贫寒,在这个自治区,他也算得上是有身份的人物。在塔加斯特的小学里完成了基础教育后,奥古斯丁将赴马都拉(今马德拉乌斯)求学,他将在那里受到另一种文化的熏陶,这种文化比塔加斯特的教师教给他的一切要高雅百倍,他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忘记那根惩罚学生的戒尺,对感情细腻的孩子那可太严厉了。到马都拉后,奥古斯丁已经不是孩子了;他 11 岁来到马都拉,4 年(365—369 年)后离开了那里。父亲看到他在马都拉的学习成绩斐然,就决定把他送往迦太基学习。由于必须为此筹备资金,所以,父亲决定让奥古斯丁回到塔加斯特再呆一年。

古代教育十分强调对记忆的培养;其主要目的就是让人雄辩,让人掌握词语的准确含义与用法。为

此,必须让那些最好的作家走进学堂,而用拉丁语写作的最好作家就非维吉尔^[11]莫属。假如某位优等生能够背诵《埃涅阿斯纪》^[12],针对这篇寓言,学生们做些深受赏识的练习。奥古斯丁也因此而扬名天下。然而在(《忏悔录》第1卷,17,27)中,他却对建立在虚构和崇拜情节上的教育内容表示遗憾,高尚的道德也谴责这种崇拜:“人们建议我背诵朱诺^[13]那慷慨陈词的演说,而我很清楚,朱诺从未发表过这种演说。老师却强迫我们将错就错,跟着虚构的诗歌走……”女神的演说是虚构的,而那些虚构的陈词滥调却成了道德败坏之流的神圣仲裁所。《忏悔录》的作者认为,最好还是对真正的上帝唱赞歌,因为上帝不是虚构的。

奥古斯丁离开马都拉时,年方十五,要说变化,他此时正值多变的青春期。他在《忏悔录》(第2卷,2,2)里又谈到了《关于青春期爱情的骚乱》的问题,“在心与心的交流中,我不能自己,那里正是友谊的光明小道……从骚动不安的青春期和贪婪美色的齷齪之中,升华出一片纯净,迷住了我的心窍,我的心无法分辨肉欲的迷雾和爱情的光芒。……”我们可以从字面意义去理解他的这种忏悔,也许他的忏悔正好是他当时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这位描述自己青春的人是位年过四十,讲经布道,从教士的经验学会了探索人类心灵的主教。他在迦太基

那几年的生活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言谈举止。然而，他在重新回到塔加斯特后，却显得悠闲自在，无所事事。在那儿他将经历著名的“偷梨”事件。

“偷梨”事件可能比备受赞赏的学生式的恶作剧更能博得肆意诽谤别人的人和批评者们的欢心。我们应该就事论事。和前面所述青春期的情况类似，对这件事的叙述难免要夸大其辞。奥古斯丁是这样描述他和塔加斯特那些同伴们的关系的：“我假装事情是我干的，可是我从来没有做过那样的事情，其目的就是要避免：自己愈是无辜就会愈为他人所不齿；自己愈是清白，就愈会被看作无耻之徒。”（《忏悔录》第2卷，3，7—8）假如我们仔细阅读《忏悔录》中的第2卷，就会因他对年轻人的心理所进行的细致入微的分析拍案叫绝。“偷梨”事件正好发生在他在塔加斯特悠闲自在无所事事的这一年中：晚上，奥古斯丁与年龄相仿的伙伴前去偷一位近邻的果园，果园就在父亲的葡萄园附近。他偷了很多梨，味道并不甜美，甚至他们把偷来的梨扔给猪，猪也不觉得是什么好东西。成群结队的年轻人居住在一起，这种事情不足为怪。然而这一看法因人而异的事件的教训恰恰在于：“我们并没有吃多少梨，正是因为偷梨是违禁的，我们才备感快乐。”在长达7页的评述中，奥古斯丁多次重复这种观点，最糟糕的是我们不但触犯